

过一天梅花日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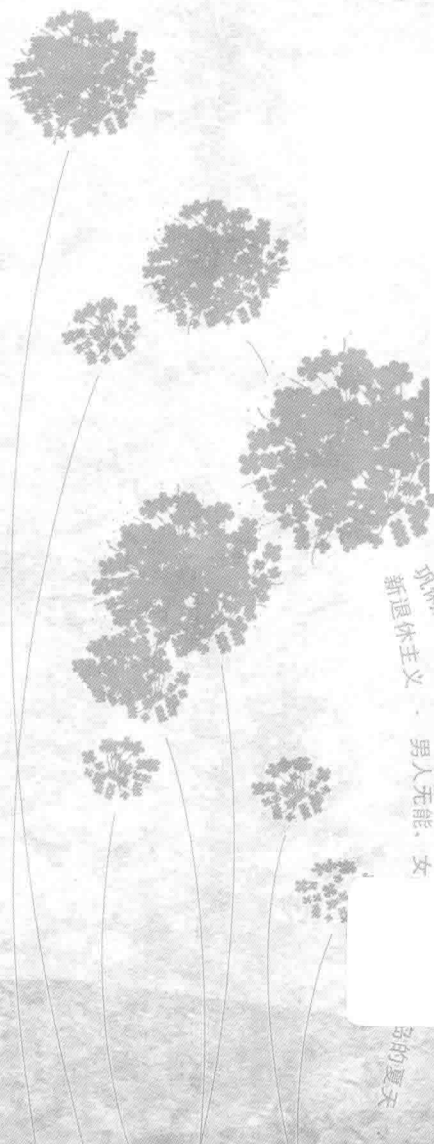
周雁羽 著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过一天梅花日子

周雁羽 著



傻B和半糖 · 女红 · 交你以
仇神是只流浪猫 · 古典月亮
新退休主义 · 男人无能 · 女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动物们
相信报应
的夏天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过一天梅花日子/周雁羽著. —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07.4

ISBN 978-7-227-03450-6

I. 过… II. 周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7410 号

过一天梅花日子

周雁羽 著

责任编辑 那大庆

封面设计 晨 皓

责任印制 来学军
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 版 人 高 伟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www.nxcbn.com

电子信箱 nxcbmail@126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银川市飞马印刷厂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18.25

字 数 260 千

印 数 4000 册

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3450-6/I·904
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周雁羽，生于南方长于南方，现居青岛海边，以文字行走，以写作自娱。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山东省散文学会理事。著有散文集《香在无心处》、《真水无香》，散文合集《十四棵树》等，中短篇小说集《美丽黄昏》等，长篇小说《秋千女人》、《岸上的鱼》、《随风飘荡》等。



目 录

第一小辑 织梦女人

- 003 / 没有父亲的节日
008 / 大红枣儿甜又香
011 / 月明最是思亲时
014 / 小院中的母亲
016 / 妈妈的愿望,我不想那么
 早帮您实现
018 / 弟弟
022 / 别停,别把音乐停下来
026 / 女红
030 / 痴痴切切花脸梦
032 / 带自己回家
036 / 个中自有颜如玉
040 / 青岛的夏天
042 / 一个人吃午饭的过程
044 / 织梦女人
047 / 贤妻背后的怨妇
050 / 人老珠黄 江郎才尽
053 / 我快乐,希望你快乐
055 / 我们怎么能不老
057 / 先生要搞同学会
060 / 乱七八糟的天使
063 / 女儿有个好心态
066 / 交你以心
070 / 我有网友大约翰
074 / 相见亦无事,不来常忆君
076 / 要怎样说你才会明白

第二小辑 等待桃花

- 081 / 读一个女人
086 / 孤独的夜行者
089 / 杨志军的忏悔
091 / 兄弟
095 / 英子
097 / 老土不土 草木真香
099 / 远行归来的夜莺
103 / 远离一些人
107 / 过一天梅花日子
110 / 怀念一棵树

112 / 原野上的母亲
116 / 一头奶牛的诞生
119 / 都市里的动物们
123 / 东升和他的流浪猫
126 / 白云生处有人家
130 / 如花若霞的原野
133 / 自在杏花恰恰开
135 / 等待桃花
138 / 寻觅桃花
141 / 文姜泪
144 / 葬花吟
146 / 妓女的人权
149 / 女人如乐
151 / 女人是家
153 / 女人眼里的酒
155 / 嫉妒的方式
157 / 男人无能 女人无趣
161 / 也是堕落
164 / 藤状的女人
167 / 住我楼上的芳邻
170 / 相信报应
172 / 足球寡妇
174 / 你摔疼了吗,孩子?
176 / 女人的话题
183 / 做柔弱的那一个
184 / 我在黄山的幸福时刻

第三小辑 一笑而过

189 / 一日为师

192 / 终生如父
195 / 煎饼卷大葱
198 / 玩笑
201 / 奥基弗,一路走好
204 / 活着比死去更坚强
208 / 与流氓燕同居
212 / 同情名人
215 / 渔人妇
217 / 新退休主义者
220 / 拥抱我吧,孩子
223 / 古典月亮
227 / 爱她,就给她一个家
230 / 爱有几分能说清楚
234 / 女朋友
241 / 小保姆
244 / 一笑而过
247 / 从爱情到炸药
251 / 荒漠之爱
254 / 巩俐是只流浪猫
257 / 浪子
262 / 傻B和半糖
265 / 萝卜 苹果 梨
268 / 旧夫妻新情人
270 / 不谈爱情
274 / 小霞
277 / 等你醒来
283 / 前世的情人
287 / 后记

第一小辑

织梦女人

没有父亲的节日



今天，是父亲节。在父亲的节日里，我将一朵玫瑰佩在胸前。我的父亲，他在天上。

失去父亲的缺憾，是在成长过程中一点一点体味到的。读李商隐的《无题》，我是那样直接地理解了，何谓“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”。父亲骤然离去的时节，小小的我尚不知道，死亡究竟意味着什么。望着灵床上安详而眠的父亲，我无法想象，这就是父亲永远消失的序曲。

父亲是一条山东大汉。在孩子眼里，父亲是天底下最高大最英俊的男人。他是这个海滨小城职位最高的人，几乎每个人都认得他。

一个夏日的雨天，是父亲难得的一个休息日，父亲打算到街上那家惟一的小书店里买几本书。父亲是个聪慧的人。后来，我从他留下的笔记本里，读到过他写的一首长诗，这首诗曾刊登在当时的一家市报上。他将他对自然的那份挚爱，都溶进那首长诗中了。

父亲站在门口，回头望着哥哥、弟弟和我，微微笑着申明：今天下雨了，我谁也不带。孩子是父亲的命根子。许多时候，父亲会左手牵着一个，右手拉着一个，怡然地在青石板路上走，是一幅温馨的父爱图景。听了父亲的话，已经行动起来的哥哥和弟弟又偃旗息鼓了。只有我恃宠而娇，定要随了父亲一道去。父亲仍是

笑着，默许了。在哥哥和弟弟的艳羡中，我坐上父亲的肩头，双手搂紧父亲的脖子。父亲擎起一把伞，施施然走进雨中。

父亲疼爱孩子，是人所共知的事情。父亲在小城的街头缓缓而行，肩膀上坐着他的孩子。小城的人们，似乎看惯了这个情景。一路上，父亲与他们相互打着招呼，没有人露出惊奇的表情。雨丝斜斜地从天上吹落，父亲的裤脚渐渐湿了，而他肩上的孩子却兴高采烈，无雨无风。

父亲进了书店买了书，进了小百货店买了一些生活用品和我的零食。父亲一定还去了一些地方，那一切我都记不清了。但它留给我的心满意足的影像，在很多年之后，渐已嵌入了我的脑海，变得愈发浓郁和温馨。

父亲最喜爱的颜色，是蓝色，深深浅浅的蓝。除了摘掉领章帽徽的军装，父亲最爱穿一件对襟上衣。一双百衲底的黑布鞋和一只老烟斗，使父亲看上去颇似一个农民。

父亲的确是一介农民。每逢母亲为他定做了新装，父亲总是三番两次穿上又脱下。母亲逼迫急了，父亲就会憨憨地笑着，趁母亲不备，将新衣揉出密密的细褶。为了父亲的不爱“好”，母亲哭笑不得，没少唠叨。这是父亲农民秉性的体现，并不代表父亲没有美感。

冬天的傍晚，燃着炉火的家是温暖的。窗外彤云密布，天空有一种下雪的欲望。高大的父亲掀帘进门，将手中一团绒绒的东西向我舞动着。我正在床上疯玩。望见笑容可掬的父亲，没等冲上去，父亲已走近来。我从父亲手中抢过那团柔软的淡蓝，展开，发现那是一顶镶着白边，有着两根飘带的绒线帽。顿时，我快乐地大叫起来。

那时正是十年浩劫的中期。这么漂亮的东西，实在是久违了。当时只有全身心的快乐，一年以后父亲去世，再回首细想，那一个情景，多么像杨白劳怀揣着红头绳，只为了在灰暗的日子里，给他的女儿一点点快乐。

家的周围是山，是郁郁葱葱的森林。蛙鸣如鼓，秋虫唧唧，是我自幼惯听的天籁。父亲每天要到山里去，如一个酋长察看自己的领地，如一个农民伺弄自己的庄稼。在夏末，他用小草编成塔笼，把从草丛中逮来的叫蝈蝈养在里面，用南瓜花精心地喂。银草，黄花，绿蝈蝈，是一幅精美的小品。

冬天，最好是有雪的清晨或傍晚，父亲将一面竹筛用树枝支于院中，

箩下撒些松籽；树枝上系一根长绳，直拖进屋里。父亲如孩子一般，与我和弟弟并头匍匐在槛内，等待傻麻雀的落网。麻雀是很有气性的小东西。捉住了，它会生气地不吃不喝，圆眼怒睁，所以只好再把它放掉。雪地箩雀，或许只为了享受傻麻雀“上钩”那一刻短暂的收获的快乐吧？

那个时节，父亲已是这个小城头号的走资派。许多个鲜血淋漓的场合，父亲都如趟战场般坦然走过了。我曾见过父亲游斗的场面。作为牛鬼蛇神之首，父亲走在队伍的最前方。每个人的手中都有一件打击乐器，父亲的手中，是一面铜锣。父亲一边稳稳地走着，一边将铜锣敲得山响。就这样，父亲从日出走到日落，那副欣欣然的模样，似乎他不是在接受批判，而是在重温一种童年游戏。

许多年以后，当母亲回想起我的童年时，仍会露出揶揄的笑容。我小时候得过厌食症，每一顿饭都是我的一个关口，只有父亲在的时候例外。每当父亲出现在饭桌前，我就会端起小碗，等待父亲将最好吃的菜夹进我碗里。为了引起父亲的关注，我有意后倾着身体，以示远离菜盘。父亲会意地笑，并将我的小碗堆作小山尖。

还没认字之前，我已经会背诵节气歌，那也是父亲教的。作为农民的后裔，父亲懂得许多民谚，比如天欲雨的前兆：燕子低飞蛇过道，蚂蚁上树山戴帽；比如，早晨雾笼，中午晒个窟窿；再比如，西天火烧云，明日雨淋淋等。在夏天的夜里，父亲揽我与弟弟在膝上，指点着天上的星辰，为我们讲着故事。在父亲的娓娓细语中，我认识了牛郎织女，认识了北斗七星，认识了天蝎、处女、狮子等许多星座，也知道了许多千古流传的神话。

皎洁的月光洒在地上，如一片斑驳的碎银；树影婆娑，是我一生中最美的意境。流水三十章过后，回首遥望月光树影中的那个场景，已是如梦如幻，宛若神迹。

父亲是慈爱的，又是严厉的。有一次，我在家与小卖部之间的小路上，拣到了不知谁失落的两毛钱。我用其中的八分钱，买了几块硬糖；剩下一毛多拿回家中，交给了父亲。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父亲的严厉。他问清缘由，从口袋里掏出了八分硬币，逼着刚满五岁的我，独自一人走向大街小巷，将钱交到了派出所。这件小事，留给我的记忆如此深刻。从那时起，我

明白了,人,不能不劳而获;人,应当具有不沾小便宜的大气。

那一次,父亲被保皇派们藏到了不为人知的乡下。我坐在一位前来报信的叔叔的自行车前梁上,足足走了两个小时,才到了父亲藏身的一间平房。那是我第一次、也是最后一次,看到父亲流泪。父亲的泪水,一个最强壮的男人的泪水,令我酸涩至今。

父亲没有在战场上死在敌人的炮火当中,却在浩劫里,永远辞别了这个世界。走在那个小镇的任一个角落,我的小手,常常被一双双大人的手握住;抬起头来,我会看到不同的大人眼里,有着同样晶莹的泪花。

后来,在我入党的时候,领导们告诉我,他们搞过许多次外调,却从未读到过如此高洁的评语,那是人们对父亲的评价: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,一个高尚的人!在他去世二十多年后的今天,我们仍然在深深怀念着他!

听到这一切,我背转身去,默默地流泪了。

当年那个不谙世事的黄毛丫头,如今业已人到中年,为人妻母了。多少次,我以笔代言,长歌当哭,深深怀念着我的父亲。我想,只要父亲能活着,哪怕他瘫痪在床,我就是这世上最幸福的女儿!

不久前的一个夜里,我梦见父亲了。父亲仍是一身摘掉了领章帽徽的褪色军装,慈祥地笑着,迈过门槛向我,向我的爱人和孩子走来。我哭喊着,父亲,父亲!一边膝行着向他扑去,想抱住父亲,想让我天上的父亲,看一看女儿温馨的家,女儿安宁的生活。然而,每当我前行一步,父亲便后退一步,不变的,只有脸上的笑容。情急之中,我从梦中醒觉,泪水已经打湿了枕巾。在我的枕畔,父亲的外孙女儿,我的小小的孩子,有着和她外公一样明亮双眼的孩子,好梦正酣。

孩子对于生命,有着本能的困惑。有时,看似不谙世事的孩子,会突然问起我有关生命起源与去向的大问题,令人措手不及,无言以对。在她幼小的心灵里,死亡,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。她曾极为认真地问我,恐龙都到哪里去了?我无法以科学的态度,告知她所谓的真相。直到有一天,我从网上读到一则外路稿,心中大为释然。文中说,恐龙中的一部分,变成了天上的飞鸟。这个答案美得令我吃惊。当时,孩子正在幼儿园里学习英语。有

一天,她学会了爷爷外公、奶奶外婆的发音,郑重地问我:我有爷爷奶奶和外婆,那我的外公到哪儿去了?我将孩子揽进怀中,郑重地告诉她:你的外公,他在天堂里,那是一个美丽的地方。终究有一天,每一位好人都会在那儿相聚。孩子凝望着我的眼睛,点了点头。

在没有父亲的节日里,我将一朵白玫瑰佩在胸前。孩子拉着她的父亲,正在山间的小路上,一边奔跑跳跃,一边采了满捧的太阳花,那阳光色的小花和清纯的香气,让我的宁馨儿更加馥郁可人。孩子高举着花束,笑靥如花:妈妈,我把花儿送给谁呀?我说,送给你的父亲吧。因为今天,是父亲节啊!

大
红
枣
儿
甜
又
香



轰轰烈烈的“文化革命”起火的时候，我还懵懂着，不谙世事呢。四岁多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我在报栏底下疯跑，看见父亲的名字黑汁淋漓地挂在墙上，上面是同样淋漓的一个大红叉叉。我跑回家，告诉了父亲。父亲向来是慈爱的，那一刻仍然慈爱着。但脸上慢慢积聚的悲愤，还是烙疼了我。

父亲和母亲仍然革命着。他们对革命的感情藕断丝连，整天为我没人管发愁。本来家里有位老保姆的，可以用来管我。文化一革命，小将们把她视作我家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活证据，首当其冲被扫地出了门。

熬到五岁半，母亲就多少有些急不可耐地送我进了学堂，让老师们充当保育员。母亲将我交到一个满脸麻坑、脸蛋儿抹得煞白的女人手中，便如释重负般走开了。母亲一离开，麻脸女人的笑容就如川剧中的变脸，一抹眼就不见了。她一指我怀中的小板凳，命我坐下，调头进了办公室，就再也没有出来。我孤单无依地坐在楼道里，在来来往往的目光下缩得很小。

在老人家的语录声中，我开始了学生生涯，并且凭着颇为修长的两条腿，入选了校舞蹈队。从此，楼道里小路上家门口，就经常有我踮起脚尖点着地面的身影了，煞有介事地拿着吴清华的舞步，跳跃腾挪，顾影自怜。

我们的排练进行得很顺利。六个小身子被裹在六身大襟宽腿的红缎子小袄里,绿围裙这么一衬,红脸蛋那么一抹,宛若六颗又甜又香的大红枣。而我们,也就各自捧住一只花篮,作春风摆柳状,一边脚尖点点戳戳着,一边默唱“大红枣儿甜又香,送给咱亲人尝一尝……”然后,我们花篮高举,如翦翦飞燕,作一个整体的造型。

正式演出的前三天,父亲被押上了通往省城的列车,开始了他更大范围内的游斗生涯。我是在演出的前一天傍晚,得知被取消了资格的。

那是夏日里异常美丽的一个黄昏。同学们陆陆续续走出校门,汇入金色的人流四散而去。我们像往常一样留下来,进行最后一次彩排。老师是一个姑娘,而且心眼儿一定不错。因为当她通知我退出演出时,用的是舞台小而演员人数较多这样的理由,和一脸略含羞愧的笑容。

我忍住泪水,凝视着她的脸。这张脸因为我的凝视,愈发显得羞而且愧,那不是我的本意。我只是无法掩饰自己的表情。终于,我那小小的自尊心仰起了高傲的头。我以尽量平静的语气告诉老师,没关系。

轻轻放下花篮,我转身挤出了小圈子,不敢回过头去。因为那一刻,泪水忍也忍不住地流下来。夕阳如一颗红枣,遥不可及,把一个踽踽独行的小身影,拉得很长。

半个月后,父亲回来了。愤懑成病的父亲,终于卧床不起。父亲离去在一个滴水成冰的冬日。望着松柏间的父亲和周围撕心裂肺哭喊的人群,我突然感觉人世间寒冷彻骨,雪地冰天。

那是一个漫长无雪的冬天。我眼中心底的雪,是铺天盖地的白纸花和头上翻飞的白蝴蝶,那雪是下在我心坎上的。那一个春节,守着乡亲们送来的一篮篮红枣,我们执手相看,无语凝噎。

那一个冬日,距今已过三十多载。在这白驹过隙般逝去的光阴里,我由一个懵懂世事的孩童而为人妻为人母。人生该经历的事儿,喜怒哀乐,悲欢离合,似乎都已经历过了,也已明了,一切不过是一个“缘”字。

那初初的伤害和所有的风刀霜剑,都已沿着心灵的甬路,化作了清风朗月海阔天空,成为滋养灵魂的美好回忆。随我而来的,我珍惜着,亲情,友情,爱情;先我而去的,我珍藏着,春花,秋月,冬雪,夏雨。

是一个冬日，冬日里美丽的黄昏。朋友们聚在一起，也许并不说什么做什么，只为了相聚本身。

这是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同道。平日里，他们分散在这个山城的各个角落，没有人知道，他们是一群写诗的人，一群诗人。他们身怀屠龙之技却貌不惊人，从不哗众取宠。他们的哲学深藏在骨子里，高傲得水不扬波。在这个甚嚣尘上的世界里，他们固执地坚守着一份洁净的生活，并因此错过了许多，失去了许多，甚而伤痕累累。

这样的一群人聚在一起，卸下生命中所有难以承受之轻，之重，分享纯粹的思想和来自精神的愉悦。琉璃盏中的红枣在水的浸润下，慢慢变得饱满而富有光泽，暗香浮动。透过琥珀色的液体看过去，他们沧桑的脸也变得光洁而甜美。

有人开始引吭高歌了。三盏两杯淡酒，将我们素日里草色遥看近却无的特质凸现出来，让我们一步步回到童年。歌声歇下去的时候，诗又起来了。然后是乡音俚曲，南腔北调，和想象中的舞剧小品。我们笑意盈盈，心境从容而安定。尘世的一切在我们的身后渐淡渐远，终于化为虚无。我感觉心坎里面有一种东西正在发芽抽穗迎风绽放，柔软而轻灵。我立起身，在友人包容怂恿的目光里踮起了足尖，就这样慢慢地舞动着，将遥远时空里那首久违的曲子牵引出来：

大红枣儿甜又香，送给咱亲人尝一尝……

月明最是思亲时



最怕过的节日，一是春节，二是中秋。每当这两个节日即将来临，我就无端地陷入孤独和怅望当中，不可自拔。这个时候，包容与爱，才是我疗伤的良药。但这样的话，我一次也没对人说过。每一个这样的节日，我都是默默忍受过来的。

不久之前，我回了一趟故乡。所谓故乡，就是我父亲出生的地方，也是我迄今为止，只踏上四次的地方。在许多年里，我一直认为，父亲的坟茔在那里，是我与故乡惟一的联系；除此，故乡与我是疏远的，无论精神上还是感情上，它的存在，都不具有别样的意义。

回故乡，去上父亲的坟，这是第二次上父亲的坟。第一次去，我还是个娇娇弱弱的少女，一转眼的功夫，我的女儿已经成长起来。那一次回去，是冬天，临近过年的时候。下了火车，坐汽车，下了汽车，又坐上堂哥们的自行车，直到天黑下来，才走进四叔的家门。父亲亲兄弟三人，父亲行二，四叔行三，“四叔”是大排行，最小的九叔，比我还小两岁呢。还记得四婶熬了一大锅地瓜小米粥，菜是大白肥肉炖白菜，居然吃得香甜。

冬天的田野光秃秃的，只有几棵面梨子树在风中摇晃。父亲的骨灰下葬的时候，儿女们都不在故乡，因此，父亲的坟茔在何处，我们也一无所知。四叔和四婶挎着祭品在前头引路，我们默然跟在后面。可是，走着